

# 捐平生积蓄助学，百岁“中国好人”引万千网友追思

本报记者王民、哈聪杰

1月27日，风寒，阳光明媚。这一天，享年100岁的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离休老教师方桂馥辞世。

没有过多悲伤，老人无疾而终。就像生前，他不愿打扰任何人，走得安静、坦然。老人拿出毕生积蓄，捐助了贫困学子，85张存折和现金共计50余万元，一笔一笔地攒，一笔一笔地捐，至今资助学子78名，资助金额304000元。

“中国好人”方桂馥，个人生活极为简朴，他献出了所有爱，他的事迹感染了万万千人。

## 一份遗嘱

方桂馥早年失聪，慢慢地话也少了，后来就一直用笔和人交流。他的眼神温和、纯净。

“当他看向你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暖意。”沧州职业技术学院老干部科李彬，和方老亲似家人。老人过去的经历，她也了解很多。

方桂馥是安徽枞阳县晓礼庄人，毕业于原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，1958年8月调入原沧州市农科所，后来农科所并入沧州职业技术学院，他便来到学院工作。

始终是一个人，又没有儿女，老人的身世曾经有些神秘。后来，方老在老家的侄儿方继武从媒体得知叔叔信息，以81岁高龄前来探望，方老早年的部分经历才为人所知。

方桂馥少年丧父，青年丧母，少小离家，历经战乱，辗转多地。“从没听方老喊过一声苦，没想到他的经历竟如此坎坷。”之后的日子里，李彬对老人又多了一份关爱。

方桂馥离休后，主动提出“不能再占着单位的房子”，从学院宿舍搬出来，找了一个村里的养老院住下来。选择这里，是因为便宜。

他的生活极为节俭，桌子上的旧烟斗，喝水的大茶缸子，已伴随他几十年。他很少买衣服，衣橱里却也不缺穿的，原来每逢养老院有老人去世，他就去选一些能穿的拿回来，心无芥蒂，便过得坦然。

看他过于清贫，学院领导几次找到他，想给他换家好点的养老院，方桂馥一听就摇头，“住好房子费用高，没意义”。

连续“斗争”了好几次，院方坚持不懈，并告诉他村里养老院就要拆迁了，方桂馥盛情难却，终于妥协。搬家时，他嘟哝着收拾东西，要把随身用品全部带走。

旧被褥实在破得不能用了，学院就给老人



**左图：**年事已高的方桂馥老人不能正常言语，与采访他的记者进行写字交流。记者问：“您现在生活的钱够吗？都捐了那么多。”他在纸上写道：“现在的钱用不了，还要继续捐，现在就捐。”（2018年1月23日摄）**右图：**方桂馥老人生前照片（2018年1月23日摄）。**傅新春** 摄



换了新被褥。方桂馥知道后很不高兴，看见工作人员就追问：“我的被褥去哪了？”

李彬当时一度很头疼，开始说旧被褥丢了，老人竟恼了，非让找回。情急之下她撒了个谎，说被褥重新拆洗后送给贫困生用了，方桂馥这才不问了。

如此“抠门”的老人，在2014年一个冬日，在养老院工作人员陪同下，带着一份遗嘱来到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工会。

遗嘱写着：“我已92周岁了，估计活不长了，我逝世后火葬，骨灰撒在运河里，我的存款有30多万元，全部用在助学金上或扶贫工作上，衣服被子用在扶贫上，特此存老干部科。”

## 85张存折

学院领导很快得知情况，专程去看望老人，方老拿出一个铁盒，打开是厚厚一摞存折，共73张，本金加利息351157.57元，“这些都捐了”。

当被问及这些存折存了多少年时，方桂馥脸上现出纯真的笑容，他写道：“半辈子吧。”

2014年12月18日，学院专门为方老举行了爱心捐赠仪式。仪式进行中，老人又悄悄递上一张纸条：“我还有几万元余款，要继续捐献。”

第二次捐献，院方善意地拒绝了，时任院长霍献玉说，您要留些钱用来生活。老人用颤抖的手写道：“如果我生病，住院费用有单位报销，不用操心，另外我已留存9400元，够用了。”

第二天，在学院师生前来感谢方老的现场，方桂馥再次捐出12张存折，这一捐几乎捐出了他的毕生积蓄。

这85张存折，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，数额最多的一张12000元，数额最少的只有500元。

老人就像一个牵挂孩子的长辈，悄悄为儿女们攒着私房钱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旧皮包里、小铁盒里、床铺下的角落里，汇集成满满的爱意。

2015年4月，学院以方桂馥捐款为基础，融入爱心基金，设立“方桂馥助学金”。至今，“方桂馥助学金”共收到老人捐款517930.17元，学院又先后从助学基金中补充184703.55元，社会爱心人士捐款250000元，现在余额648633.72元。截至2020年底，“方桂馥助学金”共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78人，资助金额304000元。

## “儿女”绕膝

独自生活的方老，并不孤独，身边常有“儿女”相伴。受助的学生自发组成6个小组，课余时间轮流去看望老人。

零食、水果，还有小节目，每当孩子们围成一团，方老就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让大家一一写下名字，看一下名字，看一下人，开心地笑起来。

“望子成龙”是每个长辈的心愿，每次孩

子们来，方桂馥都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，有所成就。

学院室内设计专业的朱鑫丽，来自邢台沙河一个小山村，全家务农为生，父亲身体不好，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弟弟，家境贫困。“能够得到方爷爷的帮助，我特别感激，他不仅在物质上帮助我们，还经常在精神上鼓励我们。”

朱鑫丽记得第一次与老人见面时，老人“问”了她很多问题，写了很多暖心的话。

“你学的什么专业？”

“现在学费是多少？饭菜贵不贵？”

“学习上有不懂的要多请教老师。”

“要好好读书。”

这些话，方桂馥对许多学生“说”过，孩子们都把他的叮嘱记在了心里。

## 一个“好人”

不是每个人都担得起这两个字，“好人”，是对人一生的评价。

2018年6月，方桂馥登上中央文明办评选的“中国好人榜”，成为家喻户晓的“中国好人”。

2019年1月，方桂馥获评“2018年度沧州十大新闻人物”。颁奖现场，当工作人员搀扶方老走来时，全场自觉起立，掌声经久不息，不少人流下感动的泪水。

那一刻，老人笑得像个孩子，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。

## “百年”之后

方老的离世，李彬觉得格外突然，她刚刚为老人买了新棉服，还没来得及送去，老人就这样悄悄地走了。

学院为老人发了讣告，词句不多，像方老一样纯粹：捐出毕生积蓄助学的“中国好人”，我院离休教师方桂馥，于2021年1月27日11时15分在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无疾而终，与世长辞，享年100岁。

千万网友自发祭奠老人，追思老人的风骨和德行。

在回忆方老生前事迹时，李彬想起，2019年1月23日，春节前夕，沧州市副市长梁英华来看望方老。

她坐在方老旁边，写道：“方老，您好！我是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梁英华。您是沧州好人，感动了河北，更是教育界的骄傲！我们大家都感激您！”

她为老人送上“时代新人·河北好人”“沧州好人”的奖杯和奖金，又在纸上写道：“这奖金1万元是党和政府特意奖励您的，买茶叶和烟叶，不能再捐了，要自己用！”

方老看后，一直摆手，在纸上写道：“我用不了，不能浪费，再加上我又攒的一些都捐出去吧。”

看到这一行字，梁英华又说道：“您自己用，不要捐了！”老人仿佛听懂了一样，本来久不言语的他，生生地说出“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，捐出去，捐出去……”

# 冰河救人拂衣去，博士被网友戴“小红花”

本报记者刘惟真、雷琨

从冰冷的东减河中把落水者拖上来，浑身湿透的李可佳在岸边停留了一会儿。时值“四九”寒天，直到中午天还阴着，风吹到皮肤上是硬的，同事抱着他的外衣凑过来，让他快点穿上。李可佳则只顾盯着自己刚刚救起的青年，经过简单的急救，小伙子吐出一大口水，意识清醒，还攒着力气小声道了句“谢谢”。

围观群众早就把110、120都打了一遍，救护车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李可佳放心了，他不声不响地走出人群，和同事一起离开了现场。

一直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，身上的寒意才渐渐苏醒。回家洗了个热水澡、换了一身衣服，李可佳就暖和过来了，没感冒也没发烧，还收获了媳妇的“点赞”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若无其事地到单位上班，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，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”。

## “李博士，这件事瞒不住了！”

唯一不同于电影的是，生活中的英雄没有掩饰真实身份的披风和面具——通过在场群众录下的视频，人们很快锁定了这位温暖了冬日的施救者：天津市民李可佳，36岁，博士学历，职业为通信工程师。

同事们兴冲冲地向李可佳展示各大媒体关于他的报道，其中被广泛转发的那篇，题目就叫“李博士，这件事瞒不住了！”

“博士中的勇士，勇士中的博士。”

“这位博士文武双全啊！”

“李博士，看你往哪儿跑，今天这朵小红花，你不戴也得戴！”

……

面对八方网友的盛情点赞，主人公李博士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我觉得这是件平凡的小事，没想到会受到这么‘重磅’的报道。”这位理工科“学霸”用“写作文”来比喻内心的感受，“我自己想着写完交卷就完了，结果老师居然把它当成范文，还给全班同学念，就有点不敢当了。”

可以想象，如果真让李可佳写一篇描写李博士见义勇为全过程的作文，他恐怕连“凑够800字”的基本要求都很难达到，因为他看来，那就是一件几句话便能说清的“小事”。



李可佳救人现场视频截图

## 救人是“应激反应”

1月19日，李可佳照例和同事沙玉林、赵留俊一起，利用午休时间，绕着单位快步走。返程经过东减河时，他们遇到了文章开头那位不慎落水的年轻人。

眼见小伙子仰面浮在河中央，李可佳一边吆喝着让周围的人赶紧打电话求助，一边从岸上抄起一根长木棍，想用它把人拉上来。可是落水者离河岸太远，快有一人高的木棍也够不到他。

“他开始用微弱的声音向我求救，还呛了一口水。”这下李可佳彻底急了，他觉得一秒也不能再等，脱掉外套就下了水，径直游向河中央，“把人带回来上岸来”。

后来发生的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李可佳的“口述作文”就这么简单。

记者又提了几个问题，想请他再添加一些“心理活动”和“细节刻画”，他却总能在三言两语间给出一个高度概括的答案，语言风格兼具“理工男”的严谨与“眼都人”的幽默，唯独不擅长、更不愿意渲染和煽情。

问他东减河那么深，河底有泥、河面有冰，落水者又是个小伙子，体重不算轻……这么多

的风险因素叠加，怎么就能义无反顾地纵身跳水救人？李可佳答了四个字：“应激反应。”他觉得在那样的紧要关头，人的行动是走在大脑前头的，伸出援手就如同条件反射一般，“完全是种本能”。

问他下水前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安危，李可佳笑了，“还没顾上想那些，我衣服都脱完了。”

问他他是如何咬紧牙关，忍着彻骨的寒意游完这一趟的？李可佳说他当时一边拼命划水一边一点点把小伙子往岸上拖，全神贯注只想救人，对于水温和体温，“好像都没什么感觉”。

问他数九寒天浑身湿透，怕不怕感冒发烧闹肺炎，李可佳说，和一条年轻的生命相比，他觉得这些风险“应该可控”。

答完这些问题，李可佳犹豫了一下，开口纠正了记者的一处表述：“我当时那不能叫‘纵身跳入水中’吧。”他觉得这个凸显英雄气概的动作短语有些“过誉”，也不符合实际情况——近岸处的河水浅，一脚踩下去全是淤泥，根本没办法以这样潇洒的姿势入水，他当时是“出溜”下河的，“真要纵身跳下去，还得溅一身泥啊？”

## 让「蓝嘴唇」自由呼吸

哈佛博士后曹云山学成回国，心系黄土高原肺高血压患者



曹云山给住院患者听诊（1月13日摄）

新华社记者陈斌摄

新华社记者陈斌摄